

吕友仁 著

訓詁識小錄

呂友仁 著

訓詁識小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訓詁識小錄 / 呂友仁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25-7008-9

I. ①訓… II. ①呂… III. ①訓詁—文集 IV.

①H1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89974 號

訓詁識小錄

呂友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965 1/16 印張 17 插頁 2 字數 236,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008-9

K·2363 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書爲河南師範大學、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校院兩級學術專著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感谢那些關注我獎掖我 成長的師友(代序)

1962年,我從開封師院(今河南大學)外語系畢業,被分配到新鄉市一所重點中學作外語教師。一開始是教俄語,教了兩年,中蘇交惡,俄語課不開,就改教英語。“文革”當中,學校的教學秩序混亂。1973年,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河南唐河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該校一位學生說:“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也當接班人。”此後,英語課也停開了。百無聊賴,就想看點書。中學時,對歷史課頗有興趣。這時候就想,所謂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還有《資治通鑑》,已經過了而立之年,只聞其名,一頁也沒有讀過,這算什麼讀書人!於是就從教歷史的同事潘老師那裏借來了殿本前四史,從圖書館借來了中華書局版的《資治通鑑》。儘管很多地方讀不懂,例如《天官書》、《律曆志》等等,但讀得饒有趣味。緊接着是“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西漢桓寬《鹽鐵論》中的御史大夫桑弘羊被說成是法家,其對立面賢良文學被說成是儒家。一時間掀起全國範圍的注釋《鹽鐵論》高潮。新鄉市也不例外,也成立了注釋《鹽鐵論》小組。市委宣傳部的領導不拘一格用人,把我這個外語專業背景的人也吸收了進來。這算是平生第一次接觸訓詁學。“文革”結束,我所在的注釋《鹽鐵論》小組本來也應該壽終正寢。不料省委宣傳部

又下達了《辭源》修訂的任務，我們這個注釋《鹽鐵論》小組也就順勢改稱《辭源》修訂小組。修訂《辭源》，我們都是外行，且不說你能不能在條目釋義、書證溯源上有所突破，最起碼你要將原來的書證核查一遍吧。這就需要翻檢大量古書。這下好了，宣傳部的馮部長是個慈祥的長者，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需要看什麼書，新鄉市圖書館有的，就在新鄉市圖書館解決；新鄉市圖書館沒有的，全國範圍內，需要去哪家圖書館就去哪家圖書館。於是乎我成了新鄉市圖書館古籍部的常客，徜徉其中，想看哪本書就看哪本書，乞兒一朝變富翁，那份身心愉快，真是難以言喻。就這樣，爲了修訂《辭源》的需要，我北上去過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圖書館；南下去過南京市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這些圖書館讓我大開眼界，很多古書過去是僅聞其名，現在可以面對，可以從容地摩挲欣賞，求知慾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那種精神上的享受，真讓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注釋《鹽鐵論》，修訂《辭源》，前後三年多的時間，爲我的專業轉向打下了初步基礎。1978年，國家恢復招收研究生考試，聞之心動。但考生年齡限於35周歲，聞之，又嗒然若失。過了數日，又傳來可靠消息，考生年齡放寬到40周歲，聞之，又點燃了內心的希望。於是報考了上海師範大學的古籍整理研究專業，經過初試、復試，承蒙老師不棄，三十九歲的我終於成了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專業的一名碩士研究生。在上海師範大學讀書這三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時間。校領導、老師們、同學們，都是一門心思想着怎樣好好讀書，想着怎麼把失去的光陰補回來。爲我們制定的教學計劃，不像現在的很多學校，我有什麼樣的老師，就給你開什麼課；而是根據培養目標的要求，需要開什麼課就開什麼課，不管本校有沒有這樣的老師。本校沒有，就在上海市聘請；上海市也沒有，就在全國範圍內聘請。等到我們畢業了，才招下一屆。我們這第一屆研究生，真可謂時代的幸運兒！我寫過一篇《歷史文獻學是歷史系的不能承載之重》（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大連圖書館編《典籍文化研究》，萬卷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第1版），其中對我們開了哪些課，任教的老師都是誰，有詳細介紹，茲不贅。

1981年初,我讀研三,發表了我的第一篇訓詁學小論文《釋“移時”》(載《中國語文通訊》1981年第1期)。初試得售,好不快意。寄來7元稿酬,解決了我一個星期的伙食費。

畢業以後,感謝母校老師的厚愛,我本來可以去首都,也可以留母校。但由於我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顧家庭,就回到河南,供職于新鄉師範學院(當時是一所理科院校,1986年改名河南師範大學)。我的這種孟浪行徑,牽動了衆多師友的心。1982年5月2日程師流金(諱應鏐)惠函:“友仁兄:一直挂記你的工作。住院之後,得魯陽來信,知道你已去新鄉。這也好,老人要照顧,家也不得不管。可議的是我們的人事制度,古籍整理需要人,但能勝任的人不得不去幹別的了。”我的研究生同窗李偉國供職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我的前途考慮,他建議我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錢大昕《潛研堂集》七十卷,我接受了他的美意。整理《潛研堂集》,前後三年,我做得很認真,也感覺很有收穫,它讓我感到自己站到了一個制高點上。我一不做二不休,又認真地讀了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恒言錄》等書,均有收穫。這本小書中的《新版〈辭源〉溯源拾遺》、《錢大昕與〈說文〉兩大家》、《評章太炎對〈恒言錄〉的批評》、《“岳州巴陵郡”辨》等文章,都是讀錢氏書的心得。前幾年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與幾位相知的朋友小飲。酒酣耳熱,我大言不慚地說:“我碩士畢業以後,又到錢大昕帳下讀了個博士。”現在回想起來,不禁臉紅,但我從錢大昕那裏確實學到很多東西是實。還有中華書局的傅璇琮先生,儘管謀面甚晚,但他卻一直關注着我。傅先生看到我1983年、1984年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上的《新版〈辭源〉溯源拾遺》,就主動寫信給我,一則誇獎拙文有新義,二則關心我的學術發展環境。後來我在中華書局《文史》上發表的《申“覺”》、《釋“世業”》,在《學林漫錄》上發表的《曾參之“參”讀音質疑》、《試說〈馬氏文通〉與〈文史通義〉的一段文字緣以及其中的訓詁問題》,都是傅先生獎掖的結果。還有年高德劭的呂叔湘先生。我寫了一篇《“學識何如觀點書”辨》,其中有批評呂叔湘先生的文字。本來是寄給傅先生的,傅先生把拙文轉給了呂叔湘先生。呂先生看了拙稿,不但不以為

忤，而且立即給我這個小字輩寫信：

友仁先生：

最近在傅璇琮先生處看到大作《淺說“學識何如觀點書”》，甚佩服洽。擬推薦給《中國語文》發表，不知您能否同意。請便中賜復為感。如有其他著作，亦盼賜示。專此。即頌教安！

呂叔湘啓，1989/1/15

我在回覆呂叔湘先生的信中除了表示感謝之外，同時寄上《〈爾雅〉二義同條例是王引之發現的嗎？》、《釋“官箴”》兩篇習作，請呂叔湘先生指教。呂叔湘先生把這兩篇習作也都推薦到相關刊物上發表。而在《中國語文》發表拙作時，呂叔湘先生還特地加了一則附記：

早些時在傅璇琮同志處看到這篇文稿，很高興有人指出我引書不加審核，因而誤解文義。當初我確是看見別人文章裏引用《資暇集》和《日知錄》，沒有去核對原書就引用了。這種粗疏的學風應該得到糾正。作者在這篇文章裏不但指出我和管、彭二位的失誤，也給讀者提供有關唐、宋以來的“點發”“圈發”的知識。徵得作者同意，我把這篇文章推薦給《中國語文》發表，並對作者表示感謝。

1989年2月1日 呂叔湘 附記

友仁按：呂叔湘先生的道德文章，久為小子所敬仰。通過這次交往，呂叔湘先生的聞過則喜，獎掖後進，不遺餘力，更使我有切身體會。我暗暗發誓，今生今世，呂叔湘先生就是我學習的榜樣。

關注我獎掖我的師友甚多，限於篇幅，不能備舉。他們永遠銘刻在我的心裏。

歲月不居，倏忽年屆八旬。值此《訓詁識小錄》出版之際，懷舊之心，油然而生，因略述友仁之遭際如上，權以為序。

呂友仁，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

目 錄

感谢那些關注我獎掖我成長的師友(代序) / 1

釋“移時” / 1

釋“移時”(修訂稿) / 3

新版《辭源》溯源拾遺 / 10

《辭源》釋義失誤的原因舉例 / 24

“伴食中書”淺說 / 39

申“覺” / 42

“岳州巴陵郡”辨

——讀《岳陽樓記》札記 / 45

《報任安書》注商

——與郭錫良等同志商榷 / 49

“賊”有“盜”義始於何時 / 58

標點、注釋、今譯雜識 / 66

阿斗的大名怎樣讀 / 71

錢大昕與《說文》兩大家 / 73

“學識何如觀點書”辨 / 84

論名字相應及其在訓詁學中的應用 / 90

顏師古《漢書敘例》事證 / 99

試論訓詁與廣義校勘的關係 / 111

評章太炎對《恒言錄》的批評 / 120

乾嘉樸學傳黔省 西南大師第一人

——鄭珍學術成就表微 / 126

釋“世業” / 136

曾參之“參”讀音質疑 / 139

釋“官箴”

——讀《紅樓夢》札記 / 142

說“奠” / 145

稱謂的誤解和亂用 / 151

《經籍纂詁》是一部專門收集“唐代以前”各種古書注解的字典嗎？ / 156

正確理解《隋書·經籍志》注中的“梁有” / 162

從漢字構造來看奧運吉祥物的桂冠當落誰家 / 165

《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彙編》正誤一則

——《九經三傳沿革例》的作者不是岳珂 / 169

試說《馬氏文通》與《文史通義》的一段文字緣以及其中的訓詁問題 / 172

杜詩、蘇詩、黃詩中“吏隱”注的澄清

——輯本《汝南先賢傳》學術價值表微 / 178

《禮記》“刑不上大夫”舊解發覆

——兼答司馬君實《進士策問》 / 183

《漢語大詞典》“禮不下庶人”釋義糾謬 / 200

《漢語大詞典》若干禮制詞目釋義獻疑 / 233

《漢語大詞典》“衝繁疲難”條釋義補正 / 248

《漢語大詞典》“凌遲”條釋義補正 / 251

說“稱兄道弟” / 254

《詩經》“小康”與《禮記》“小康”不可相提並論 / 259

釋“移時”

“移時”的釋義，大體上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歷時，經時”，另一類是“少頃”。我認爲，“移時”的常用義是指“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略如書面語的“良久，許久”。例如：

《列子·說符》：“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三國志·吳書·步騭傳》：“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

《後漢書·吳祐傳》：“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杜工部詩史補遺·上牛頭寺》：“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白氏長慶集·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閑聽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

《聊齋志異·沅俗》：“李季霖……見貓犬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也。’少間，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爲人。”

可以看出，上述句中的“移時”，在具體的上下文中，都不可以用“少頃”一類的釋義來解釋。拿《列子》句來說，“移時”和“竟日”互文，顯然是言爲時之久。白居易詩，正惟其“閑”，所以也不好把“移時”釋爲“少頃”。古代以日晷、漏刻計時。拿日晷來說，立針於盤，盤上詳記刻度，針影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移動，人們根據針影所在的位置來確定時間。根據這種計

時原理，我們知道，晷影由此一刻度到彼一刻度的移動，不管移動了多少，都叫做“移時”，這可以說是“移時”的本義。在這個意義上，說是“時移”也行。拋開修辭手段不說，我們也可以不用“移時”一詞，而改用“移晷”、“移景”、“移日”、“移辰”、“移刻”，因為這些詞的本義和“移時”原本相通。試看下列句子：

《文選·序》：“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

《北史·王肅傳》：“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

《昌黎集·晚秋鄆城夜會聯句》：“取歡移日飲，求勝通宵博。”

《西京雜記》卷一：“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

《澠水燕談錄》：“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

很明顯，上述句子中的“移晷”、“移景”、“移日”、“移辰”、“移刻”也都是“良久”的意思。

綜上所述，我認爲，“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是“移時”的常用義，“少頃”一類的釋義是不常用義，“歷時，經時”一類的釋義只是字面的解釋。

（原載《中國語文通訊》1981年第1期）

呂按：拙文中《北史·王肅傳》之例證，晚于《魏書·王肅傳》，這是在採用原始資料方面的一個缺陷。

釋“移時”(修訂稿)

“移時”一詞，在閱讀古籍時經常遇到。爲了弄清楚它的含義，我翻檢了一些詞書。下面是這些詞書對“移時”的釋義：

《辭海》(解放前版)：謂暫時也。

《辭海》(試行本)語詞分冊：歷時，隔了一時。

《辭海》(未定稿)：歷時，經時。

《辭海》(七七年版)語詞分冊和《辭海》(七九年版)的釋義均與《辭海》(未定稿)同。

《辭源》(解放前版)：少頃也。

《漢語詞典》(黎錦熙編)：謂少頃。

《王雲五大辭典》：很短的時間。

《中文大辭典》(臺灣七九年版)：謂時移也，喻少頃。

《大漢和辭典》(諸橋轍次著)：(譯爲：度過時間，經時)。

《當代漢英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after a while(少頃)；after lapse of time(片刻之後)。

《華俄詞典》(鄂山蔭主編)：вслед за этим(緊接着)；вскоре(很快)；через не 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過了一些時間)；Потом(然後)。

上述詞書的釋義儘管文字不一，但大體上似可分爲兩類。一類是“歷

時，經時”，另一類是“少頃”。我認爲，就對詞書的釋義要求而言，這兩類釋義都難稱確切：或拘泥字面，雖釋而不見義；或以偏概全，致方枘而圓鑿。

“移時”一詞最早見於《左傳》昭公十七年：“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杜預注：“過日蝕時。”當然，我們不能把杜注照搬到詞書中去，因爲杜注是具體的、特定的，而詞書釋義的要求則是概括的。當然，“歷時，經時”一類的釋義和“少頃”一類的釋義也是概括的，但或者是形式的概括而不是本質的概括，或者是片面的概括而不是全面的概括，因而都不是完全科學的。下面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認爲，“移時”一詞有常用義和不常用義兩種。其常用義是“（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略如書面語的“良久，許久”。爲了證明其常用義，我們先看下面一組例句：

《列子·說符篇》：“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晏子春秋》卷五：“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

《三國志·吳書·步騭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

《後漢書·吳祐傳》：“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杜工部詩史補遺》卷四《上牛頭寺》：“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白居易《長慶集》卷六八《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閑聽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

白行簡《三夢記》：“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塔，遍歷僧院，淹留移時。”

韓偓《開河記》：“（煬）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挂意？’”

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五元符元年：“夏四月，邢恕罷。”目云：“自中丞出知汝州。恕每登對必移時，章惇疑其傾己，排而出之。”

《聊齋志異·沅俗》：“李季霖攝篆沅江，初蒞任，見貓犬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也。’少間，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爲人。”

可以看出，上述句中的“移時”，在具體的上下文中都不能用“少頃”一類的釋義來解釋；相反，都是“良久，許久”的意思。拿《列子》句來說，“移時”與“竟日”互文，顯言爲時之久。白居易詩，正惟其“閑”，所以“移時”也不能釋爲“少頃”；而且從對仗來看，下句的“觸處”，到處也，隨處也，言處之廣，所以上句中的“移時”，也只能是言時之久。《三夢記》句逕言“淹留移時”。按《爾雅·釋詁》：“淹、留，久也。”《廣韻·監韻》：“淹，久留也。”然則此“移時”之“良久”義豁然。至於陳均書言“恕每登對必移時”，此“移時”究爲何義，讓我們再看一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是怎樣說的，便可分曉。《長編》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戊辰條的記載是：“上曰：‘（邢恕）每來此論事，重疊反復，未嘗不移數刻，所言者只是居常所論，但每事須更從頭說一遍，極可厭。’（曾）布曰：‘外間亦常疑其奏對太久。’上曰：‘甚久。’”按陳書大抵蛻自李書，不過刪繁撮要而已。明白了這一點，陳書“移時”的含義是什麼，自然也就一清二楚了。

上述句中的“移時”，如果用“歷時，經時”一類的釋義來解釋又怎樣呢？我認爲也不恰當。“時”是一個多義詞，而那種釋義的一個弊病，就可能使人把“時”誤解爲古代的計時單位“時辰”，因爲對“時”的其他解釋在這裏更難行通。實際上，“移時”的“時”，指的是一段時間，這一段時間，不一定等於一個時辰，也可能遠遠不足一個時辰，也可能大大超過一個時辰。質言之，它代表的是時間量而不是計時單位。古代以日晷、漏刻計時，拿日晷來說，立針於盤，盤上詳記刻度，針影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移動，人們可以根據針影所在的位置來確定時間。我們從這種計時的原理可以知道，晷影由此一刻度到彼一刻度的移動，不管移動了多少，都可以叫作“移時”。這可以說是“移時”的本義。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拋開修辭手段不說，在詩詞中，如果拋開格律、對仗不說，單就詞義而講，我們盡可以不

限於使用“移時”一詞，而改用“移晷”、“移日”、“移景”、“移辰”、“移刻”之類，因為這些詞的本義原來就和“移時”相通。例如：

《文選·序》：“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

《樂府詩集》卷六七張華《遊獵篇》：“馳騁未及倦，曜靈俄移晷。”

《宋史》卷三〇六《戚綸傳》：“每便殿請對，語必移晷，或夜中召見，多所敷啓。”

《公羊傳》成公二年：“二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移日，然後相去。”

《漢書·田蚡傳》：“蚡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

韓愈《昌黎集》卷八《晚秋鄜城夜會聯句》：“取歡移日飲，求勝通宵博。”

《北史》卷四二四《王肅傳》：“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

《西京雜記》卷一：“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

《宋文鑑》卷五四蘇軾《上皇帝書》：“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

《澠水燕談錄》卷二：“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

很明顯，上面句子中的“移晷”、“移日”、“移景”、“移辰”、“移刻”等也都是“良久”的意思。換言之，他們是“移時”的等值同義詞。這樣，也就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了“移時”的常用義。如果按照釋“移時”爲“歷時，經時”的格式來辦，“移日”豈不要釋爲“歷日，經日”？還有“移刻”、“移辰”等等，都要照此辦理的話，怎麼得了！《資治通鑑》卷二二：“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胡三省注：“移日，言日影移也。”胡注是很有道理

的，因為他沒有拘泥字面而講出了“移日”的本義。相形之下，釋“移時”為“歷時，經時”的釋義，就顯得是拘泥字面，雖釋而不見義。

實際上，“移時”一類的詞，人們往往用其引申義而舍其本義，我在前面所說的常用義，實際上就是引申義。“歷時，經時”一類的釋義，不但沒有釋出“移時”的引申義，就連它的本義也沒有說得明白，所以釋義雖然有了，但是人們還是不得要領。當我們試用“歷時，經時”一類的釋義去理解第一組句子的時候，總難免有一種模糊、似是而非的感覺，原因就在於此。

爲了進一步說明“移時”的常用義，讓我們再來觀察一下“移時”的否定用法：

《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問以計策”注引《吳書》：“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

韓偓《海山記》：“（楊）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死必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

《水滸傳》七三回：“李逵道：‘快舀桶湯來與我們洗手洗腳。’無移時，洗了手腳。”

這一組句子中的“移時”，其前都有一個“不”或“無”字，這種情況下的“移時”，尤其不能以“少頃”爲釋，否則的話，就與原來的句意方枘圓鑿，格格不入。因爲實際上和“少頃”等值的不是“移時”，而是“不（無）移時”。至於用“歷時，經時”一類的釋義來解釋，還是前面說過的毛病，語焉不詳，使人不得要領。

下面，我們再從“移時”和句中其他副詞的搭配上來證明它的常用義。試看下列句子：

《周書》卷七《宣帝紀》：“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

盧仝《玉泉子·溫庭筠》：“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姚）勣袖大哭。勣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答之？’”

王惲《玉堂嘉話》卷四：“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移時方晞。”